

李文彬 著

ZiYeQiangSheng

子夜枪声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子夜枪声

Ziye Qiangsheng

李文彬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子夜枪声/李文彬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2

ISBN 7-5306-3521-2

I. 子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9253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迁安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303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 定价:21.00 元

内 容 介 绍

这是一部源于真实人物、真实事件，读来令人惊悚不已、回肠荡气的长篇力作。

作者以悲愤的激情，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匪祸兵燹，满目杀戮、奸淫、掠掳的苍凉画卷；以多姿的笔触，为读者描述了一段被欺辱的布衣百姓，终于愤怒抗争，揭竿而起，报仇雪耻的凄婉故事；以满腔的豪情，引吭长吟了一曲燕赵儿女不畏豪强，锄暴安良的悲歌。

故事从恶棍谢廷芳追随燕子闺女到河滩树丛中说起，叙述了杨保三惩治土匪，却遭报复；张谷雨仗义奋起，引来祸端，招致岳丈家灭门之灾，从而引发杨家、张家及百姓们的奋起还击——故事大喜大悲，可歌可泣，场面起伏跌宕，波澜壮阔。

目 录

一	惹下祸端	1
二	子夜刀光	12
三	乱世姻缘	22
四	忍辱躲祸	31
五	深山拭刀	40
六	山炮碎尸	48
七	匪巢枪声	59
八	挥拳喊打	69
九	遭遇追剿	79
十	无耻男女	89
十一	枪声骤起	98
十二	遭遇匪劫	108
十三	无头男尸	118
十四	百“味”酒筵	124
十五	挺身替罪	131
十六	赌注亲女	137
十七	感叹“媳妇”	147
十八	巧贿赎贼	151

十 九	怒砸酒场·····	160
二 十	情况突发·····	168
二十一	月夜突袭·····	177
二十二	“书社”策反·····	184
二十三	庙会行动·····	191
二十四	警锣敲响·····	199
二十五	树下血滴·····	208
二十六	黑夜“鬼”影·····	219
二十七	血腥命案·····	228
二十八	目睹匪情·····	235
二十九	潜伏泄愤·····	245
三 十	烈女拒辱·····	253
三十一	“红枪会”起·····	261
三十二	疯女遇救·····	269
三十三	叩问苍天·····	277
三十四	官匪勾结·····	287
三十五	形势逆转·····	297
三十六	悍匪施威·····	306
三十七	英雄搥泪·····	318
三十八	马失前蹄·····	324
三十九	磨刀霍霍·····	332
四 十	领命歼匪·····	337
四十一	敌情瞬变·····	342
四十二	山雨欲来·····	351
四十三	“红枪”暴动·····	360
四十四	聚众造反·····	367

四十五	截击溃兵.....	377
四十六	平原枪声.....	384
四十七	局势瞬变.....	390
四十八	狂风怒号.....	397
四十九	烈火冲天.....	405
五 十	痛定当歌.....	415
后 记		423

一 惹下祸端

就是这一天，发生在燕子闺女身上的一件事，改变了三个人乃至三个家庭的命运。

这一天是一九二七年的农历七月初七。燕子闺女背起拾柴篓子走出家门，自西巷子拐出，径直往村北沙河滩树行子里走去。问题就出在本村有名的恶少谢廷芳看到了她，并紧紧地盯上了她。

昨天晚上做饭时，她发现家里没柴了。当晚，她坐在灶前蒲墩上，一手拉着风箱，一手往灶里添柴。风箱“呱哒呱哒”地响着，灶火随着风箱的拉动“呼呼”地蹿动，明明灭灭。灶火光映照得她的脸蛋儿红红的。她是一个圆脸，长相随她的娘，下巴尖尖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眉细而长，弯弯的。开始，她还将柴草不停地投向灶里，后来灶坑里的柴少了，她往灶里投柴的右手，不得不屡屡拢起那些柴屑，一撮又一撮地投进灶膛。

“爹！”她终于忍不住喊了一声坐在灶前等饭吃的爹。爹坐在那个四条腿的，凳面有一圆孔的小板凳上，那圆孔是娘没病前织布落线用的。她冲着爹说：“没柴禾了，明天得赶紧去拾些柴



禾。”

她爹不语，依然闷头抽烟，嘴里“吧嗒吧嗒”地响。他的铜烟袋锅被他右手的大拇指及食指，在吸烟的同时捏磨得锃亮，尺把长的烟杆呈紫红色，上边垂吊着个烟荷包，荷包上面绣着一朵荷花蓓萼，脏兮兮的。里边半瘪了，装的是扁豆叶加些烟叶掺成的劣质烟末儿。他的脸上满是皱纹了。

难怪闺女喊他不应，他没听进心里去。

他的老婆，闺女的娘病歪歪的一年多，看病花了他半生的积蓄。钱也花了，人也死了。他的惟一的儿子，闺女的弟弟小根儿，十三岁了，因前几个哥哥都得四六风死了，惯得很。这天，姐姐喊他吃饭，可他挂着满脸的汗渍，将身上的布衫剥下，往炕上一甩，就又跑出大门。

爹和姐姐忙喊：“小根儿，吃饭啦！你又跑出去干啥？”

小根儿跑着，甩到后边一句话：“趟水去！”

爹和姐姐都没去追他，这孩子越来越任性了。爹想，这么下去不行，得管管他了。姐姐嘴里埋怨爹：“都是让你惯的！”

谁知道不到两袋烟的工夫，村里另一个半大小子狗蛋儿跑进家，边跑边喊：“大叔——大叔——”

爹和姐姐同时一怔，说：“别急，慢慢说！”

狗蛋儿还是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小根儿——水里——”

爹和姐姐忙问：“小根儿水里咋啦？”

狗蛋儿这时才说清：“小根儿下到水里没上来，水里直冒泡儿！”

爹的脑袋“嗡”的一声响，站不住了，就势出溜到炕沿下。

姐姐顾不得爹，一把拽住狗蛋儿的手，急急追问：“在哪个



水坑里？”

狗蛋儿往尧山坡方向指指，说：“就是吉小顺那个石坑里！”

前两天下大雨，吉小顺的石坑里积满了水，总有半大孩子瞒着家里大人，跑到山坡石坑里，站在高高的岩石上往下跳。然后，光屁股打水仗。姐姐顾不得想那么多，抓着狗蛋儿的胳膊，相跟着跑出大门道，又往北拐去，直往尧山坡吉小顺那个石坑里跑。石坑旁边已经聚满了几个光屁股的孩子，身上挂着水珠，嚷嚷着：“就是在这儿下的水！”大人们急急的，吉小顺水性最好，他几次扎猛子到水里摸来摸去。后来发现一处水里往上翻着血花，吉小顺钻出水面，用手掙一把脸，张大嘴狠吸一口气，又一个猛子扎下去，终于将小根儿抱上坑边。只是这孩子头上碰了一个口子，直往外冒血水，脚丫上有污泥。人们揣测，肯定是小根儿从岩石上往下跳，头碰到了石头上，挣扎时又被污泥抓住了脚。跟随来的宋守书忙躬下身子，吉小顺几个人忙将小根儿抱起，脸朝下趴到宋守书躬起的背上。人们企盼着小根儿能从嘴里“哇”地吐出水来。然而没有，这孩子肚子瘪瘪的，嘴里除吐出一些白沫外，没吐出一点儿水来。大伙儿一看，这孩子完了。若喝一肚子水，吐出来，或许能捡条命。连一口水也没喝，硬给呛炸了肺。有人说，前几天这水坑里就淹死一个，淹死鬼一定得拉一个。

燕子闺女的爹从此再也没有抬起头来。刚开始，他呼天抢地，脸痛苦地痉挛着，用拳头用力地击打自己的脑袋。后来平静了，只是再也没有了往日那精神头儿。整天整天地抽闷烟。常将家里的东西拿出，押到街头小酒馆里，换回几两“猫尿”，喝得醉成烂泥。见了人，傻笑。男人见了同情他，夺了他手里的酒盅。然而无论如何完了，人是彻底地完了。家里任啥活都不干



了。

燕子闺女坐在灶坑前喊爹：“爹，你赶明儿去拾点柴禾吧。要不没柴做饭就得断顿儿了。”

爹听到闺女的话了，然而没说去还是不去，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燕子闺女不说话了。

第二天，燕子闺女吃了早饭，刷了碗筷，走进放杂物的南屋，抄起已经生了锈的镰刀，背起小根儿活着时，常背着捡柴用的背篓出了家门，往村北沙河滩树行子里走去。在稀疏的树行间，有“切不齐”（一种蔓生的野草，冀中人称它叫“切不齐”），“切不齐”四五尺长的蔓儿贴着沙土地皮爬开去，细碎的叶瓣儿，细小的不引人注意的淡蓝色的碎花。燕子闺女将“切不齐”四溢的枝蔓拢到一起，抓起根部，一镰刀砍下去，再抓起就是一大把。晒干后，塞进灶膛里，噼啪作响，耐烧，火旺。再在扑棱着的杨树丛、柳树丛、杨槐树丛的枝头上，将一截儿一截儿干枯了的枝条折下。那干枯的枝条是盛夏时交配过的哑巴知了产过卵后干死的部分，正好折下，捡回烧火。燕子闺女先是拿镰刀砍些“切不齐”，砍下几堆儿，在太阳下摊开晒着，又去树丛中一根根地折干树枝。她哪里知道，在不远处的一柳树丛后边，此时，正有一双淫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呢。

这人就是谢廷芳。

燕子闺女背着背篓一出家门，就被谢廷芳瞅见了。谢廷芳先是不错眼珠儿地自侧面盯她渐挺起的丰满的胸脯。待她走过，往村北拐去时，又狠狠地盯她垂在背后的油黑粗大的辫子，又顺着大辫子往下，狠狠地瞅她扭动着的屁股蛋子。谢廷芳一旦发现她背着背篓往村北沙河滩树行子里走去，意识到她去捡柴禾时，即跳起来，蹑手蹑脚地跟随其后，且不时地四下观望，生



怕被人发现他的鬼鬼祟祟的行踪。

这谢廷芳是村里有名的恶棍。谢廷芳的父亲谢老青，家里有水浇地八十亩，山坡旱地十六亩，是尧城镇有名的殷实人家。谢老青懂得耕读传家，在大儿谢红芳、二儿谢兰芳、三儿谢廷芳年满七岁后，都曾把他们送到镇里私塾郭先生家。而老大、老二能坐下来，在老师的领诵下，朗朗念诵《千字文》、《弟子规》等，谢廷芳则坐不住，眼睛总盯着窗外，除背到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吟诵娴熟并努力咂摸滋味领会其意外，其他则统统不入耳。郭先生常在课堂前的桌后站起，擦擦长袍，喊：“谢廷芳，过来！”谢廷芳“嗖”地站起，乖乖地走近，熟练地伸出手来，郭先生毫不客气地冲着谢廷芳的掌心“啪、啪、啪”打十多下。

然而，郭先生的这一套对谢廷芳渐次失去作用。原来，谢廷芳在下了课之后，总是不停地用手击打墙面，小手竟被击打得麻木且厚硬了起来。当郭先生再喊“谢廷芳过来”并数十次举起戒尺又落下时，谢廷芳的手掌已无疼痛的感觉了，戒尺击打已起不到惩戒的作用了。学习当然依旧无进步。

谢廷芳的父亲找到郭先生说：“算了吧，这孩子不是学习的料，学不出来的。让他回家跟我学种地吧。”

郭先生说：“别，让这孩子学吧，我看这孩子有点儿犟劲儿，敢做敢当，爱结伙领头。让他识些字，说不准将来还能成些事儿呢。”

谢廷芳又念了两年，终念不下去，被其父领回家。然而，其恶行有增无减。常纠集几个恶少逮鸟打兔子养鸽子遛狗，正事找不到他，坏事总沾边。待他十八九岁后，又向另一个方向发展，追闺女家，追小媳妇们，得手就不放过，不管是街坊邻居，甚至亲戚里道的也敢下手。



这天一早，谢廷芳欲找他的狐朋狗友闲逛，刚一出家门，即瞅见背着背篓穿过巷子的燕子闺女。谢廷芳脑子一转，即揣测到她要去拾柴禾，一阵窃喜，立马改变了主意，盯上了燕子闺女。

谢廷芳跟在燕子闺女身后，一直钻进树丛。当他盯了燕子闺女半天，直到燕子闺女拾了不少柴禾后，才从柳树丛后不声不响地闪了出来。谢廷芳冲着燕子闺女，先解开腰带，掏出胯下的东西，拨弄得硬撅撅的，再高高地滋尿。燕子闺女右手刚折过一枝干树枝，交给已经攥了一大把的左手。猛然抬头，看到这样一副场面，惊吓羞辱得胀红了脸。这时，谢廷芳两手腰间叉起，双脚叉开，一任裤腰退到膝下，冲着燕子闺女淫笑。燕子闺女原地不动，心脏“咚咚”跳个不停，听得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。她想骂一句，但没骂出口。她原地站在那儿，左手依然抓着那把折到手的干树枝，右手下意识地捏紧了镰刀。她突然有些后悔，后悔来之前没有将镰刀再磨一下。

燕子闺女和谢廷芳都住一个尧城镇，当然认识他，更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东西。她知道他现在想干什么，她心里说，你来，你敢靠近我，我今天也就不要命了。想到这儿，她的心里反而坦然了下来。谢廷芳用淫荡的目光盯了燕子闺女半天，这时方才盯够似的。他知道，她已成了自己的猎物。这荒郊野外，少有人到这儿。即便有人撞上，只要见是我谢廷芳，谁也不敢怎么就得乖乖地溜开。所以，谢廷芳不急于朝燕子闺女下手，似乎慢慢来才更够有味更够刺激。

谢廷芳终于说话了：“哈哈，没想到吧，我都跟你半天了！”

燕子闺女将右手镰刀捏紧，吐出几个字：“王八羔子！”

谢廷芳似乎不介意燕子闺女骂什么，他显然并不太性急，还想跟燕子闺女斗斗嘴玩儿：“你拾这柴禾干啥？告诉我一声，我



喊几个弟兄，半天能给你拾一大垛。像你这样，拾半天，还不就弄个老鹅窝？”

燕子闺女的眼里依然冒着火，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谁用得着你给俺拾柴禾！”

谢廷芳还想兜圈子：“我给你拾柴禾，并不白给你拾呀？拾一次，让我玩儿一次，行不行？”谢廷芳口出脏话了。

燕子闺女立即接上话头：“回家找你娘去吧！你娘在家等你呢！”

谢廷芳不急不恼，放下叉在腰间的双手，往前挪动一步。

燕子闺女的怒火在胸腔里腾地蹿起，立即举起右手紧握着的镰刀：“你来，你敢来我就敢劈你！”

谢廷芳四下看看，又冲燕子闺女淫笑，说：“你看，今天这机会多好！在这沙河滩树行子里，谁也看不到，咱俩可以脱得光光的，好好地来一回。”

燕子闺女向着谢廷芳用力地在空中挥了一下镰刀：“去你娘的！”

谢廷芳要动真的了，几步冲到燕子闺女面前。燕子闺女寸步不让，咬着牙将右手的镰刀又一次冲谢廷芳“呼”地劈下来。谢廷芳后退一步，一闪，躲开，又顺势伸手去揪燕子闺女。燕子闺女急红了眼，退回一步，将左手的干树枝冲着谢廷芳的脸一甩，又用右手冲着谢廷芳不停地挥动镰刀，保护着自己的身体。谢廷芳又欲上前，只听“刷啦”一下，谢廷芳退后一步，低头一看，汗衫的前襟被镰刀豁开一道尺把长的口子。谢廷芳急了，就势往下一蹲，抓起一把沙土，冲着燕子闺女的眼睛“呼”地扬去。燕子闺女没料到谢廷芳会来这一手，眼睛迷住了，右手稍一迟疑，谢廷芳顺势冲上前，将燕子闺女揪住。先是夺过镰刀，远远



地抛向一边，再紧紧抱住燕子闺女，一下按倒在地上，开始撕扯燕子闺女的衣裤。燕子闺女死命地挣扎，冲着谢廷芳的手腕死咬。然而，一个弱女子哪儿抵得过这个粗壮汉子呢？眼看燕子闺女的衣裤被撕开要吃亏了，突然，晴空一个霹雳：

“住手！”

谢廷芳抬头一看是本村的杨保三。

杨保三几步蹿上前来，左手一把揪住谢廷芳的发辫，使其仰起头来，右拳几乎同时“呼”地打来。谢廷芳自燕子闺女身上滚下，杨保三趁势骑在他的身上，左手将其头用力按下又掀起，再挥右拳“呼呼”打来。只几下，谢廷芳沾满沙土的嘴角、鼻子立即冒出了血。

其实，这杨保三也早就瞄上谢廷芳了。

在燕子闺女出门往北拐时，迎面碰见了肩扛锄头要下地干活的宋守书，两个人的目光一碰，会心地一笑。

宋守书家里穷。兄弟三个，只一处房子。北屋老爹老娘用。老大二十二岁时说了媳妇，将媳妇娶在东屋。老二二十四岁时将媳妇娶在南屋。灶火盘在西厦子房里，那是厨房。紧挨着厦子房的一小间西屋放置着农具什么的杂物。不要说能盖得起一处新庄户，就是在老宅挤出一块娶媳妇的地方都没有，作为老三的宋守书，这媳妇也就耽搁了。二十六岁了，在村里，这岁数孩子都该有两三个了，而他没有媳妇哪儿来的孩子呢？然而，四邻八舍都知道宋守书是个好小伙儿。地里活儿肯下力，小独轱辘车一边一个筐，一个人连装带卸，往猪圈粪坑里堆土垫圈。猪圈里喂着四头猪，一头老海猪年年下一窝小猪崽子。大夏天，光着膀子下到齐腰深的粪坑里起粪，脊梁上的汗珠子往下淌成了小溪。地里的活儿，耪、耙、耕、种，跟他的老爹，样样都学得一手好



农活。夏后收麦子，轧了场，扬麦子；秋后收高粱，轧了高粱穗子，扬高粱，他前腿弓后腿蹬，将木锨迎风一扬，双手在扬出的同时轻轻往回一勾，那金黄的麦粒，那火红的高粱，在空中画出一道弧，形成一道彩虹，小麦、高粱“哗哗”落下，麦糠、高粱秕子则随风飘出一绺儿，谁看见了都说这是好庄稼把式。几次媒婆肉妮给宋守书说媳妇，人家一打听，对宋守书的人品，无不挑大拇哥，再一相庄户，又无不摇头叹息。都托辞说自家孩子还小，再拖一两年，实际上是人家不同意了。而宋守书经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后，心里想：哼，你们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你们呢！宋守书心里真有一个人在呢，尽管他任谁也没透过半个字。这人就是燕子闺女。不知为什么，宋守书只要一见到燕子闺女，就来了精神头儿，没话找话。说上一两句话，一天干活也像不累似的。

这天早饭后，宋守书扛起锄头刚出家门，抬头看见燕子闺女背着背篓走来，宋守书一脸的惊奇，脱口问：“你去——？”

燕子闺女似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：“家里没烧的了，拾些柴禾。”

燕子闺女本来不应站住的，而她竟也站住脚，两眼迎着宋守书的目光，反问：“你这去下地？干啥？”

宋守书将肩上的锄头晃晃，答：“下地锄草。”

燕子闺女嘴角笑笑，不说话，抬腿就走。宋守书也不说话，迈开了脚。两人迈出三四步后，又几乎同时回过头来，对视一眼，再各自匆匆赶自己的路。

这一幕，刚好被正在自家大门道里修犁把的杨保三无意间看个正着，杨保三笑笑，埋头干自己手里的活。呆了一会儿，杨保三还是觉得这两个人今天的行为很稀罕，不觉鬼使神差地站起身，迈出自家的大门道，顺着门前的胡同朝南北看看。宋守书



朝南走，消失在胡同尽头。燕子闺女背着背篓，径直往北走去。不料想，杨保三这无意的一瞥，竟突然在燕子闺女背后的一个门洞里发现了一个人的脑袋。只见这个脑袋盯着燕子闺女的背影，又突然缩回。杨保三正惊愕间，这个脑袋再次自门洞探出，并蹑手蹑脚地尾随燕子闺女而去。

杨保三看出来，这人是谢廷芳。并即刻意识到，谢廷芳动了燕子闺女的坏主意。

杨保三遂甩下手里的活儿，又尾随谢廷芳而去。

杨保三这年三十九岁，在尧城镇是条汉子，爱打抱不平，敢想敢干，敢做敢为，嫉恶如仇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加上他五大三粗，力大无比，镇里人都爱和他打交道。出门能给你壮胆，咱不欺人，人家欺咱，保证咱吃不了亏。

杨保三对谢廷芳这个王八羔子那是了解个透，小小年纪就是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的主儿。杨保三曾几次惩治过他。那年八月初一尧山庙会，杨保三去赶会，买了一把镰刀、一把竹耙子、一把木锨。家里那把木锨，头儿上弯弯的木板已经两半儿了，去年已经凑合了一年，今年不能再凑合了。忽听人群里吵吵嚷嚷，有妇女哭喊。

人们不觉向着哭喊声扭过头去，只见在人群拥挤处，一男子借着人群的掩饰，紧拥在一年轻妇女身后，肆意地做着令人难以忍睹的动作。紧接着，杨保三看到有人掀起谢廷芳的衣领，显然是谢廷芳干的好事！

杨保三一下子拨开人群，冲到搭拉着脑瓜子的谢廷芳跟前，喊：“谢廷芳！你净干丢咱尧城镇人的事！”并狠狠地推搡了他一把。

谢廷芳抬起头来，狠狠地瞪了杨保三一眼。杨保三将手指